

喊“痛”的乡愁



走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上,我随意拾起一枚遗落的绿叶,泾渭分明的纹路丝丝缕缕。这上面不但有阳光照耀的记忆,而且有古稀乡邻们哭泣的一道道泪痕,更有老家曾经的喧哗和今天的荒芜。

唐自勇

踏进警营远离故土这十八年,醉人的乡愁在钢筋水泥从林里肆意地绽放。我庆幸我有乡村的故乡,可以择机回乡探亲,回到那片生我养我,能抬头看天、低头看山的山坳里,用脚步丈量每一寸祖辈伺弄的土地,还原我内心深处的泥土味、烟火味、草香味。

康合兴

我的老家倦缩在湖南湘中新化,一个名叫秀岩的丘陵畚里。那里四周大山云涌,山浪的皱褶间倔强地扎根着或大或小的田垌,生息着祖祖辈辈的乡亲。那里,春天是流淌的碧绿,夏天是茂密的葱茏,秋天是金黄的收获,冬天是萧瑟的粗犷。山浪间树木常年繁茂,山腰泉水潺潺,山脚梯田叠叠。从小到大,我读不懂这首诗,悟不透这份美,赏不尽这幅画。我深知,那一垅垅浸染祖辈血汗的泥土,无论我走多远,亦喜或悲,只要我心朝那片山浪,就会灵丹妙药般让我安稳。因为我的根在那里,乡愁在那里,我的灵魂殿堂也在哪里,我一生精神世界的山巅也在那里。近乡情怯,离家近了,心直往下

沉。我梦寐以求的乡愁啊,怎么就满目疮痍、杂草丛生?

土地是乡愁的血脉。曾经,乡亲对土地呵护有加,是命根子。在播种前,要耕耘多遍,劳作就像锦上添花。一到春天,绿汪汪的麦苗席卷田野,金黄黄的油菜花铺天盖地。而今,田地荒芜,杂草肆虐,块块良田里蒿草拉开了架势扬眉吐气,片片沃地黄沙裸露,荆棘丛生。房前屋后偶有耕作,七零八落,罕见生气。珍贵的土地犹如失去娘亲的孤儿,没人嘘寒问暖,无人耕作翻耕,任其堕落,自生自灭。

鸡犬是乡愁的精灵。曾经,雄鸡结队引亢高唱,黄犬成群护家前后。谁擅自闯进村口,鸡犬拉开阵势围追堵截,一呼百应。而今,一路鲜见鸡狗,总感觉少了几分生气和喧嚣。走到家门前,才见到一只瘦骨嶙峋的老狗,懒洋洋的,怯生生的。捡一枚石子扔过去,它干嗷嗷地夹着尾巴跑开了,躲得远远的舔舐着周身的跳蚤,全然没有了狗仗人势的威风。繁芜的杂草间,零星地闲散着三五只老母鸡,有慵懒地躺着的,有疯狂地觅食的,有羞涩地躲着我的,待我如世外来物。既无往日排列一字长蛇阵的浩然气势,也无往日雄起起气昂昂的凛凛雄风。

炊烟是乡愁的生命。曾经,一到做饭的时候,老家的炊烟争先恐后,冉冉升起,宛如窈窕淑女,轻曼地扭动腰肢,忽左忽右,忽高忽低,毫无定律,随心所欲地飘荡,婀娜多姿。而今,快过晌午了,才有一两处炊烟断断续续地冒出来,轻描淡写,那么语无伦次,杂乱无章,羞羞答答,毫不自信,仿佛是遗落在人间的弃云儿。

老家是根

言衣

寒冷的霜风,急促的脚步,喘息的胸脯。在村水泥道路尽头的土路上,我步履匆匆。赶到老屋时,大门紧闭着。“难道父亲没有在家?”我心里咯登一下掠过一丝失望,试着去推闭着的门,门顺力而开。心里一阵喜悦,进得里屋,电视声音已经越过客厅传来。与此同时,我看到了坐在电视机旁的父亲,迫切地叫了声“爸爸!”“你回来了?”父亲一脸惊喜,站起身,算是迎接。

烧着无烟煤的火炉红膛膛,房间的空气温暖而柔和,我顺便从墙边端了一根长条凳,坐在父亲身旁,父子之间开始了别后温馨的对话,一路的想念变成朴实无华、平平淡淡的嘘寒问暖。老屋离我工作地不足百里,平时的忙碌加上道路的泥泞颠簸,很少回家看望父亲。昨天一个老人来我办公室,孤苦无伴的忧郁和迷茫,让我睹人思亲,毫不犹豫地借辆车奔向老家。父亲将近九十岁了,总是不愿意跟随我们居住,而是一人守在无人照顾的老屋,让人担惊受怕。

陪了好一会儿,我对父亲说:“爸爸,你就在火炉边,我去坟边看看母亲。”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年,就在今年母亲十月生日时,我说好要回去祭拜,都因太忙而未能成行。母亲的坟地就在老屋旁,经过田埂,爬上梯土,不过百多米远。以往本有一条泥土路,因为很少走,路上长满了

人高的毛草和荆棘,我两手像划船似地把它们往身旁按压,两脚不停地踩压密密的、蓬松的刺藤,高一脚低一脚,一步一个趔趄,径直朝母亲坟头攀附而去。

慈祥的母亲,勤劳的母亲,我来了,儿子来看你了。我一边摸爬在满眼荒芜的坡土上,一边在心里急切地呼唤。来到长满茅草的坟边,绕坟地走了一圈,看母亲安睡的地方有无蛇鼠惊扰,有无竹根牵绊?我伫立在坟前静默着,然后虔诚地、深深地,向埋着尸骨有着母亲魂魄的土堆鞠躬作揖。母亲的坟是一座土堆,但在儿的心里,那是母亲的魂,是儿子的念想。

回到火炉边,守护着父亲,轻声交谈着,从吃到穿,从寒冷到身体,无一不再再三叮嘱。本想做一顿晚饭,陪父亲一起用餐,但天已经拉下黑幕,正在维修的道路到处破烂打滑,我只得起身向父亲辞行,也拒绝了跟随而来的乡亲一再的邀请,独自驾车匆匆往单位回赶。

父亲是根,母亲的魂是根,老家那个地域、那些乡音、那条小路,是我一生都无法割舍的情爱。树木再高,离不开根,飞得再远,都是异地的游子。每次回家途中,乡亲眼里的真诚,脸上的和蔼,唤我乳名的亲切,让我浑身充满力量,这片纯朴的土地,才是我灵魂的归处。乡情有时厚重得难以承载,他们给予了我的身体和精神,而我无以回报,没能给老

最后下了决定,院子的地面要处理,硬化,铺设地砖。

这个决定让大家有点为难。铺设院子需要物料,还要技术人员,我们几个帮忙搬搬家具可以,这种技术活肯定干不了。表叔自然看出了我们的态度,手一挥:“都回吧,这事我自己慢慢做。”

表叔的态度让大家松了口气。铺设地砖的想法,表叔也可能说说而已,毕竟是古稀之年的人了,又没有物料,一个人肯定做不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看他,蓦然发现小院子整洁了很多。地面铺设好了,全部用红砖整整齐齐地砌出来的,且组合成不同的花纹和造型。问表叔,他说,这些砖是他从拆迁工地上捡回来的,一块一块收拾干净,再用小三轮拉到小院子里,自己铺砌,不大的院子,用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我埋怨表叔:“这院子又不是自家的,也只是临时租住,凑合一段时间而已,等新房子建好就可以搬

当迟到的炊烟终于散尽,散落在坡坡坎坎的十几户人家仅有几个步履蹒跚、头顶斑白的老人摇摆着进进出出,像在重症监护室里踱步,拉长老态龙钟的声响,呼喊着重病的孩子。碰到长辈乡亲,我急切地按辈分尊称,他们木讷地盯上半天,似是而非地应着。陪伴他们的,除了他们自己的影子,只有几间或新或旧的房屋。他们只有等待,等待夕阳下山,等待黑夜袭来,等待寂寞,等待孤独,等待儿女归家,从年头等到年尾。

故乡的土地尽管贫瘠,但祖辈视若生命,虔诚耕种,物产富庶。但是,我们的乡亲们纷纷从屋前那条比爷爷的爷爷还要古老的崎岖山路,爬上半山腰的水泥路,再经乡镇、县上的柏油路,到广东、到北京、到福州、到长沙……在那里,他们选择车床机台、选择钢筋水泥、选择出租屋、选择车水马龙的街头巷角,提着铁锹、扛着扁担、挑着家当,背着家乡的气息,揣着家乡的思念,毅然决然地走向一个陌生的城市,背砖抬杠、穿针引线、看门守库、挥汗如雨。林立了高楼,宽阔了马路,畅通了地铁……他们留守了稚气未脱的儿女,空巢了耄耋衰弱的父母,荒芜了大片的肥田沃土,冷淡了家乡的山水田园。

走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上,我随意拾起一枚遗落的绿叶,泾渭分明的纹路丝丝缕缕。这上面不但有阳光照耀的记忆,而且有古稀乡邻们哭泣的一道道泪痕,更有老家曾经的喧哗和今天的荒芜。

岁月在更迭,乡愁在呻吟,老家失落的灵魂正轻轻喊着我的疼。我心中阵阵悲戚,梦寐以求的乡愁啊,怎么就只剩下了老态龙钟的白发老人,留下了不谙世事的儿童呢?

家的建设添一匹砖瓦出一份劳力,就连邻里乡友要去找我那里务工挣钱都被我搪塞。所以每次回到老家,都是悄无声息地来去匆匆,唯恐承载更多的期待。面对这样的厚谊深情,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躬身岗位,不敢懈怠,系紧百姓的冷暖安宁。

每年春节时,我携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走在老家的路上,回到儿时居住的老屋,心里总是徜徉着幸福,孩子们因为爷爷奶奶的疼爱而十分快乐。一直到如今成人,我依然带着她们一同去跪拜逝去的先人,但她们似乎没有了孩童时的那种好奇和兴奋,有的只是成熟后的淡定或者只是随着我履行她们的责任。我们的孩子,随着我们漂泊,几次迁徙往地,她们少儿时的玩伴在东,小学时的同学在西,不同时段认识的人随着时间流逝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大都模糊了记忆。她们随着不断地求学,而奔向更高更宽的天空,再没有老屋的牵引和概念,她们是否知道她们的根在哪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倘若我离开人世之后,故土上又有多少人知晓她们就是那里长出来的嫩芽?那个时候,她们带着孩子,踏上这方水土,除了大脑中留下的印迹以外,面对这片没有她们情感的土地,是不是感到陌生和冷漠?或者,她们带着家人、孩子到城市的某一角落来看我的时候,有没有根的感觉?我茫然若失。

迁了,何必这么劳累自己呢?”

表叔乐呵呵解释,小院子虽然是租来的,可过日子是自己的吧。无论生活多久,首先要让自己住着舒适,心情愉悦。然后表叔又习惯性地提起当年。表叔曾经作为知识青年支援过新疆建设,刚到新疆的时候,甚至连房子都没有,就地挖出来的地窖式房子,一群年轻人照样住下来,热情似火地开荒、种地,憧憬未来,没有谁认为自己是“客场”而远离家乡,依然把新疆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很快建起了一排排的住房,有的还在新疆结婚生子,安家落户。即便人到了老年,他也离开了新疆很多年,还会经常怀念那段火热的青春岁月呢。

可能是表叔年轻时候的那段生活经历,才培养了表叔的生活态度吧。事实也是这样,一个人的生活,本来就没有主场客场之分,人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这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随遇而安,而是一个人能驾驭自己生活的能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不敢死去

他被查出癌症,相当严重。医生断言活不过三年。

人到中年却走到生命的尽头,他痛不欲生,想一死了之,看看强颜欢笑的家人,他只能把泪流进肚里。

父母、妻子、儿女表面上装笑,背地里哭得稀里哗啦,天垮了。

弟弟来了,送一件奶,一大堆安慰的话,走了,他愁眉苦脸。

哥哥来了,送1000元钱,说一大堆安慰的话,走了,他愁眉苦脸。

亲戚来了,说,你想吃什么,做什么,一切包在我们身上,包你满意。他看了他一眼,依然愁眉苦脸。

单位领导来了,送上慰问品,说,单位的事情你不要管了,安心养病,有什么要求告诉组织,我们尽量满足你。他愁眉苦脸。

铁哥们来了,把他凶上一通,你个男子汉,愁眉苦脸像个啥子东西?自己把自己当做病人,不死才怪。就是要死,也要把人生的事情做完才死,死也死得安心,走得干净。

沉默,还是沉默,许久许久,他露出了笑脸,天晴了。

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 (外一首)

蜜蜂和蝴蝶拉扯着春风,撒野一枝桃花蹊足探过院墙,脸颊绯红,隐秘的胎记紧抱花蕊可是,我不道破

天空的云飘过头顶我不能确定它何时向我投送过荫凉但我熟悉它的脚步和身影

风的味道没变甘冽的,苦涩的,或者掺杂着泥土的腥腥

山坡上的草依旧闪动着绿色的光芒

那些曾经流过我身体的水现在拥抱着河床还是一副没肝没肺的模样

每天升起的太阳都是昨日的那轮今宵的月亮倒腾着昨夜的家当红日头还是红日头,白月光也还是白月光

水岸

傍水而居我把蒹葭结成房子就这样一岁一枯荣地守望让爱情的根串遍水岸

我渴望比翼而飞比翼而栖可是隔一片水域你在水一方又宛在水中坻像梦一样芳香又若即若离

在水岸我拍打着翅膀燃烧的热望

他制定出人生最后的计划,把想办成的事情按照轻重缓急排了出来,满满的三大页纸,按计划一丝不苟地去做。

每天早上6点起床,锻炼一小时,吃完早餐,按时上班,业余时间开一家网店兼做微商,

一有空时间陪同家人,脸上永远充满笑容。他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每年到自己喜欢的景区旅游一次,完全不像一个癌症病人。

三年后,欢蹦乱跳的他到医院复查,癌症消失了。医生不相信有这样的奇迹,想弄清缘由,遍访了他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找不到答案询问他为什么?

他淡淡一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坚持,责任未完,不敢死去。



我确信,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逝去和到来,就仿佛背过身去又回过头来

一株黄葛兰透露的秘密

窗外,一株黄葛兰开始落叶。而脆生生的嫩芽也随之伸出尖尖的嘴,不分白天黑夜,把春天啄得咯吱咯吱地笑

现在,我终于明白那些常绿树木为什么一年四季都穿着厚厚的衣裳

原来它们都怀抱着太多秘密只有边脱旧袄边穿新衣,才能避开那些不怀好意的眼神

而那些一到冬天就脱得精光的树木

肯定有着难以启齿的痛苦。必须借助冰刀霜剑一剔剔除

是直达你的航向我知道隔一片水域雾起浪翻只在瞬息

就算把你隔成辽远的太阳抑或月亮只要看到你的靓丽你的光芒不是水岸的王雕又何妨

认定了就守定你即使你不在水一方我也要坚守爱的家园哪怕它成了盐碱荒滩我也要守住这蒹葭房子的水岸



小城故事 (油画)

张远达/作